

第一章

培根 《谈读书》



一、培根与《谈读书》



谈起英国散文，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无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培根是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散文大师，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他一生重事实、重实验、崇尚理性与科学，思想上与传统经院派学者大异其趣，这些思想同样体现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随笔集》（*Essays*，1625）、《新大西洋岛》（*New Atlantis*，1627）和《亨利七世传》（*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1622）都是培根重要的代表作，其中以《随笔集》最负盛名。在这部作品中，培根富有创造性地将法国蒙田创立的随笔这一文学形式成功移植到英国，并以其细腻生动的笔触和洞察幽微的眼睛，对人情世态发表精辟独到的见解，可谓字字珠玑，堪称后世散文大家之典范。

《随笔集》初版于1597年，最初只包含10篇极短的摘记式文章，后来于1612年、1625年两次增补扩充，容量扩大到58篇短文。在选集的众多文章中，《谈读书》可以说是最为人传诵的名篇，一般也被视为这部文集的压卷之作。文章篇幅不长、内容充实、意蕴隽永，对读书的妙用和方法进行了深入剖析，可谓鞭辟入里。对于读书的用处，培根既强调它对人们立

身行事的帮助，同时又指出了书本的局限，体现了他对读书所持的辩证态度。针对不同的书籍，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读书方法，对今时今日深受“知识爆炸”之苦的当代人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文章最后作者强调了读书的功效，相信头脑中的一切病端都可以通过阅读得到救治，读书应是一贴万应良药。就艺术表现而言，《谈读书》充满了深邃沉稳、富有洞见的思想之美，层层紧扣、步步深入的论述之美，古朴典雅、妥帖洗练的语言之美和生动形象、匀称有力的修辞之美，成为培根散文中的扛鼎之作。时至今日，它仍然在世界各地的广大读者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牢牢占据文学经典的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培根这篇经典散文的中译文，目前国内已有水天同、高健、王佐良、陈才宇、廖运范、周仪、姚宗立，曹明伦等至少15种，且基本上都出自大家手笔，各有千秋。但若论在读者中享誉最高、流传最广的版本，当推王佐良的译文。王佐良（1916—1995）是当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翻译家，也是培根研究专家。他有着深厚的英国文学素养和超群的英汉语言能力，对培根原文用词典雅、行文考究、多用排比等修辞特点了然于心，同时还能够在译文中将这些特点呈现出来，还原其古雅庄重的用词特点和自信洒脱的口吻。这使得译文不仅被认为是文学翻译的典范之作，而且进一步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成为翻译文学的代表。王译也因此成为后继译者始终无法跨越的高峰，真正成了“崔颢题诗在上头”！

二、《谈读书》译文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

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有一技之长者鄙读书，无知者羡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只为寻章摘句，而应推敲细思。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笔记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之才智但有滞碍，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一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滚球利睾肾，射箭利胸肺，漫步利肠胃，骑术利头脑，诸如此类。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盖演题须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须重演；如不能辨异，可令读经院哲学，盖是辈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

（选自王佐良《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三联书店，1994年，第9—11页）

附：Of Studies原文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For expert men can execute, and perhaps judge of particulars, one by one; but the general counsels, and the plots and marshalling of affairs, come best from those that are learned. 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

is affectation; to make judg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r of a scholar. They perfect nature, and are perfected by experience: for natural abilities are like natural plants, that need proyning by study; and studies themselves do give forth directions too much at large, except they be bounded in by experience. Crafty men contemn studies, simple men admire them, and wise men use them; for they teach not their own use; but that is a wisdom without them, and above them, won by observation.

Read not to contradict and confute; nor to believe and take for granted; nor to find talk and discourse; but to weigh and consider.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that is, some books are to be read only in parts; others to be read, but not curiously; and some few to be read wholly, and with diligence and attention. Some books also may be read by deputy, and extracts made of them by others; but that would be only in the less important arguments, and the meaner sort of books; else distilled books are like common distilled waters, flashy things.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And therefore, if a man write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 if he confer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present wit; and if he read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much cunning, to seem to know that he doth not. 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s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i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Abeunt studia in mores’. Nay there is no stond or impediment in the wit but may be wrought out by fit studies: like as diseases of the body may have appropriate exercises. Bowling is good for the stone and reins; shooting for the lungs and breast; gentle walking for the stomach; riding for the head; and the like. So if a man’s wit be wandering, let him study the mathematics; for in demonstrations, if his wit be called away never so little, he must begin again. If his wit be not apt to distinguish or find differences, let him study the schoolmen; for they are *cymini sectores*. If he be not apt to beat over matters, and to call up one thing to prove and illustrate another, let him study the lawyers’ cases. So every defect of the mind may have a special receipt.

Francis Bacon, *Francis Bacon: The Major Wor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439-440.

三、译文评析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有“孤篇盖全唐”^①之称。我们认为，将王佐良先生译的《谈读书》称为“孤篇盖译界”也并不为过。从论说内容来看，培根的原文说理透彻、逻辑严密；就行文风格而言，用词考究、修辞迭出，令读者“赏心”又“悦目”。王佐良的译文几乎完美地贴合了原文的特点。其中，对原文古雅风格、修辞特色以及声韵之美的还原尤其值得称道。下文将重点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 古雅庄重、客观严肃的风格模仿

《谈读书》一文作于17世纪早期，培根所使用的语言属于早期现代英语（Early Modern English），在句法结构和措辞选择上均与现代英语略有不同。从句法结构来看，原文中出现了had与情态动词 need连用后再接动词原形的表达（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 had need have a present wit），还出现了第三人称单数作主语后接动词原形的情况（if a man write little... and if he read little），以及动词原形后接not表示否定的结构（teach not、read not）；就措辞选择而言，文章中用了stond、nay、apt以及以-th结尾的动词第三人称单数（maketh、doth）等文言词语。这两者的综合运用使得原文呈现出一种古雅庄重的行文风格。

而对风格翻译的重视，正是王佐良翻译观的一大特色。他继承并发扬了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认为翻译应做到“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②。这一翻译观贯穿于其译作之中，《谈读书》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针对原文古雅庄重的风格，王佐良以古译古，在译文中采用了半文半白的文言词语和结构。词语方面，“之”字的使用频率最高，达20次，位列第二的“者”字也多达12次。全篇未出现一

① 向海燕：《期待视野下的舞台朗诵艺术主体身份建构》，《新余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第102页。

② 王佐良著，《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3页。

个口语词汇“的”，体现了译者深厚的古文修养。结构方面，译文运用了一些古文句式，如“其……也，最见于……之时”，又如“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盖是辈皆吹毛求疵之人”等句型的运用也给译文涂抹了一层浓重的古典色彩。

除了措辞的雅俗庄谐，文体风格也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篇议论性散文，原文竭力避免使用I、you、we等主观性人称代词，而是选用a man、he、they、studies、reading等第三人称以增强客观色彩，并通过被动语态（如They... are perfected by experience...）、表示预测的结构（如but that would be only...）等句法形式增强文章的无人称程度，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使作者与读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共同构成了议论文严肃客观的文体特征。

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王佐良很早就注意到了英语的文体和风格问题。早在1963年，他就发表《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一文，率先倡导在国内外语界开展文体和风格研究^①。因此，上述文体特征在译文中自然不会被忽略。相对于英语，汉语的被动句使用频率并不算太高，但王佐良并没有将原文按照汉语表达习惯归化，而是紧扣原文，在译文中同样避开“我”等主观性人称代词，使用了大量无主句（如“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不以经验范之”）和祈使句（“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只为寻章摘句，而应推敲细思”“可令读经院哲学”），充分还原了原文客观严肃的文体风格。

（2）生动形象、气势逼人的修辞还原

《谈读书》篇幅虽短（全文共19个句子，503个单词），语言却十分精巧讲究，有比喻、排比、对偶、反复、头韵和同源修辞格等多种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格的运用，在增强文章语言表现力的同时避免了议论文容易陷入说教、枯燥乏味的弱点，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于无形中给人以启迪。这里主要以出现次数最多的比喻和排比为例进行说明。

比喻的作用在于使抽象的道理通俗易懂，生动妥帖。原文中先后将读

^① 王佐良：《关于英语的文体、风格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2期，第3—11页。

书比喻为修剪移接花草、饮用食物和运动，三者皆为日常生活所见，如此一来，作者便将读书与才干之关系、读书方法和读书的作用这些抽象的内容直观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最具代表性的“书是食物”这一隐喻为例，原文用了tasted、swallowed和chewed and digested这一串饮食相关表达来论述读书方法，形成了一个语义连贯的系统，共同组成同一个语义场。译文中王佐良以“浅尝”“吞食”和“咀嚼消化”对译，不仅高度还原了原文的隐喻，甚至音节字数都保持对应，可谓精彩之至，庶几难为后人超越（王佐良之后的几位译者，如廖运范、王楫和周仪对这一段的处理，虽然同样保留了语篇隐喻，但都未能照顾到原文“前短后长”的音节特点）。

排比的特点在于句式匀称、节奏紧凑、一气贯通，可增强语势，提高表达效果。原文中整齐匀称的排比句式多达14处，这些句式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说服力。这里仅以首句为例。原文首句即以排比开启，开宗明义，点明读书的三重功效，在此基础上又对三种功用分而述之，步步深入，利用上文积累的力量来加以强调，使文章产生了一种“叠浪动势”的特殊效果，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由自主地对作者的观点产生认同。译者对原文的这种修辞特点心领神会，在译文中高度还原，首先点明读书怡情、傅彩和长才的三重功效，在此基础上将“其怡情也……其傅彩也……其长才也”三个句式并列，以“也”为节奏标记，一浪叠一浪向前推进前文所述内容，颇有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之风范，使译文产生了与原文类似的气势。

除比喻和排比之外，王佐良对原文中的其他修辞格的还原也几近完美，如将同源修辞格They perfect nature, and are perfected by experience译为“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可谓妙手天成。这些修辞格的高度还原，使译文读者充分感受到了原文作者的生花妙笔，获得了与原文读者类似的审美感受。

（3）平仄相间的声韵之美

《谈读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培根的散文名作，除了其文笔优美、说理透彻、逻辑严密的行文特点之外，错落有致的节奏韵律也是一大因素，这

一特点主要通过句子结构和韵律的重复与变化 (Studies serve for..., for... and for...; Read not to... nor to... nor to... but to; Some books are to be... others to be... and some few to be...) 体现出来。

但要将原文的这种节奏韵律在译文中还原出来却并非易事, 因为两种语言具有不同的节奏体系。英文属于重音计时语言, 句子节奏的疾徐快慢主要取决于重音数量。以重音为主干, 以轻音为陪衬, 二者相互交替, 构成了英语基本的节奏规律, 但汉语属于音节计时语言, 缺少英语中的轻重音系统, 两种系统如果强行对译, 必然会方枘圆凿、扞格不入。

面对这种矛盾, 王佐良巧妙利用汉语优势, 将原文的轻重音重新熔铸, 利用汉语的平仄重构韵律之美。汉语中的平仄组合包括定式组合和非定式组合两类, 前者主要是中国古典诗词, 后者是在吸收前者精髓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展, 包括排比、对偶、反复、(音节)相间、(音节)相叠、平起仄收、仄起平收等等。^①行文中如果遵循平仄相间的规律, 有助于产生韵律之美, 而声韵单调(平仄平仄平仄)或单一(平平平平平平)则会在行文时积累一种张力, 破坏和谐之美。王佐良的译文充分注意到了汉语行文中平仄相间的特点, 大多时候均遵循了“平起仄收”和“仄起平收”的规律, 使译文呈现出一种抑扬顿挫的声韵之美。如“读书足以怡情(平), 足以博彩(仄), 足以长才(平)”“读书使人充实(平), 讨论使人机智(仄), 笔记使人准确(仄)”, 又如“人之才智但有滞碍(仄), 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仄), 一如身体百病(仄), 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平)”等等。

此外, 王佐良还充分利用了汉语的四字格优势。汉语的四字格具有整饬洗练、音韵和谐的特点。王佐良在译文中用了至少20个四字格词组, 这些四字格大多数都遵循平仄相间的规律, 如高(平)谈(平)阔(仄)论(仄)、学(平)究(平)故(仄)态(仄)、纵(仄)观(平)统(仄)筹(平)、全(平)神(平)贯(仄)注(仄)等等, 这些词语的使用也为译文的声韵之美增色不少。

^① 曹迎春:《异曲同工: 古典戏剧音韵翻译研究——以〈牡丹亭〉英译对比分析为例》,《中国翻译》2016年第1期, 第96页。

在他的比较文学论著《论契合》中，王佐良先生论及了中西方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古今中外不同作家之间的契合，而通过《谈读书》的翻译，王佐良又何尝不是实现了与培根本人的一种契合呢？《谈读书》之所以能够在众多译本中牢牢占据经典之位，成为后来者无法逾越的高峰，其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大概就在于译者能够与作者心神合一，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达到原文与译文的完美契合。

（高淑贤）